

"筮法溯源：论《周易》原初功能的宇宙论建构与理性本质"

"探究《周易》本源，从“筮”字甲骨文看其原初功能并非占卜。文章对比卜筮差异，揭示易学通过数理模拟天地运行、体察变化规律的本质。其核心在于穷理与观象制器，是上古先民理解自然与安顿存在的哲学智慧，而非单纯预测吉凶。"

"玄机编辑部" · "2026-03-17"

"周易" "甲骨文" "占卜" "先秦哲学" "系辞传"

目 录

第一章 "筮"字溯源：甲骨文中的形构之谜

第一节 "筮"与"卜"——两个字，两条路

第二节 著草之"数"与龟甲之"象"——认知方式的根本差异

第三节 甲骨卜辞中"筮"的缺席——一个反常的沉默

第二章 "易"之本义：变化之书，而非吉凶之书

第一节 "易"字三义的先秦诠释

第二节 "观象系辞"——圣人作易的原初动机

第三节 卦爻辞的"叙事性"——被忽视的文学维度

第三章 先秦儒家视角：善为《易》者不占

第一节 孔子先生与《易》——"韦编三绝"的深意

第二节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再审视

第三节 荀子先生的石破天惊之论

第四节 "洁静精微，《易》教也"——《礼记》中的定位

第四章 上古视角：巫觋传统与数的神圣性

第一节 从"绝地天通"到"巫史分途"——知识权力的转型

第二节 著草崇拜与植物灵力——上古思维的遗存

第三节 "数"的神圣性——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

第五章 道家视角：易与道的同源

第一节 老子先生的"道"与易之"太极"

第二节 老子先生论"反"与《周易》之"复"

第三节 庄子先生论"易以道阴阳"

第四节 "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的形而上维度

第六章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易的原初功能之综合重建

第一节 从"卜"到"观"：认知方式的革命

第二节 《周易》作为上古"通识教育"之核心

第三节 为什么占卜功能会"喧宾夺主"？

第四节 追问根本：易的原初功能是什么？

第七章 结语：重返源头的意义

《周易》最初不是用来占卜的？——从"筮"字甲骨文看易的原初功能

作者：玄机编辑部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易·系辞上传》

当我们提起《周易》，世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龟甲、蓍草、卦象、吉凶——一部用来预测命运的"占卜之书"。这几乎是千百年来最根深蒂固的成见。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回殷商甲骨、投回先秦典籍、投回上古巫史传统的深处，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便会隐隐浮现：《周易》的原初功能，或许根本不是"占卜"。

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臆断。它的线索，恰恰藏在一个最古老的汉字——"筮"——的甲骨文形构之中；它的佐证，散落在《论语》《左传》《庄子》《荀子》《系辞传》等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它的根脉，则深植于上古先民对天地、对数、对变化本身的原初理解之中。

本文试图从这个被长久忽视的角度出发，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占卜"成为《周易》主要社会功能之前，"易"究竟是什么？它为何而生？它最初服务于怎样的精神需求？

第一章 "筮"字溯源：甲骨文中的形构之谜

第一节 "筮"与"卜"——两个字，两条路

要理解《周易》的原初功能，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辨析："卜"与"筮"，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卜"字，甲骨文中形如龟甲灼烧后裂纹之形，其本义即为以火灼龟甲、观察裂纹以判吉凶。这是殷商时代最为核心的占卜手段，直接服务于王室决策——征伐、祭祀、田猎、疾病，事无巨细，皆可问卜。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便是这一传统最坚实的物证。

然而"筮"字则迥然不同。

"筮"之甲骨文形构，上部为"竹"（或"艸"），下部为"巫"。这个字的构造本身便暗含了一个重要信息：筮，首先是与草（蓍草）有关的巫术行为——但"巫"的本义，并不等同于"占卜"。

为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上古汉语的语义场中，"巫"字的本义是沟通天人、协调万物的中介者，而非单纯的"预测者"。《说文解字》虽为后世之书，但其所保留的先秦语义信息仍有参考价值，此处我们更关注的是先秦典籍中"巫"的实际功能。《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之言曰：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这段文字极为关键。它告诉我们：上古之"巫"，其核心职能是**"使民神不杂"——即维护天人之间的秩序与沟通。巫的工作不是预言未来，而是调谐天人三者的关系**。这是一个秩序性的、礼仪性的功能，而非预测性的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筮"字中的"巫"本义是秩序协调者，而非算命先生，那么"筮"这个行为的原初含义，是否也并非我们后来理解的"占卜"？

第二节 蓍草之"数"与龟甲之"象"——认知方式的根本差异

"卜"与"筮"之间，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认知分野。

龟卜的核心是**"象"——灼烧龟甲后产生的裂纹，其形态不可预控，完全依赖于外在的随机力量。占卜者所做的，是"阅读"这些随机产生的象征符号，将其与特定的吉凶寓意相对应。这是一种被动接受式**的认知：人向神灵提问，神灵通过龟甲裂纹"回答"。

筮法则截然不同。《系辞上传》详细记载了大衍筮法的操作过程：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这段文字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筮法的每一步操作，都有明确的宇宙论对应。"分而为二以象两"——象天地两仪；"挂一以象三"——象人立于天地之间；"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象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归奇于扚以象闰"——象历法中的闰月调整。

这根本不是“随机生成一个数字来问吉凶”，而是通过严格的数理操作来模拟宇宙运行的基本结构。

为什么要“模拟”宇宙结构？如果目的仅仅是占卜吉凶，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在每一步都赋予天文历法的宇宙论意义？直接掷骰子、抽签、观鸟飞方向，岂不更为简便？

这恰恰说明，筮法的原初目的不是“预测”，而是“理解”——理解天地运行的法则，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理解变化本身的节律与规律。

《系辞上传》紧接着说：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成易”二字意味深长。不是“成占”，不是“成卜”，而是“成易”。每一次筮法操作所成就的，不是一个占卜结果，而是“易”本身——变化之道的一次具体展开。

第三节 甲骨卜辞中“筮”的缺席——一个反常的沉默

还有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筮”字极少出现，而与《周易》六十四卦直接对应的内容更是几乎缺席。

这意味着什么？

殷商时代，龟卜是国家占卜体系的绝对主流。而“筮”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卦象系统，很可能在殷商时期尚未被纳入官方占卜体系，或者说，它原本就不属于占卜体系。

《周礼·春官·大卜》有言：

“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将“兆”（龟卜裂纹）与“易”（三易之法）并列而非混同，恰恰说明“卜”与“易”在上古官方体系中原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兆”是占卜之法，而“易”是什么？它被称为“易之法”——变化之法则。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易”的原初功能就是占卜，为什么要在已有成熟龟卜系统的情况下另立一套？如果功能相同，何必重复？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易的功能与卜不同。卜是问神，易是穷理。

第二章 “易”之本义：变化之书，而非吉凶之书

第一节 “易”字三义的先秦诠释

“易”字何义？这个问题本身便是理解《周易》原初功能的钥匙。

先秦文献中，“易”字至少承载三重含义：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义并非后人附会，而是深植于“易”字的原初语义之中。

第一，变易。这是“易”最核心的含义。《系辞下传》曰：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段话可谓字字千钧。“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之道不是一套固定的法则，而是对变化本身的追随与揣摩。它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动态的智慧。如果《周易》的目的仅仅是占卜吉凶，何须强调“不可为典要”？占卜恰恰需要“典要”——需要固定的对应规则来判断吉凶。而“唯变所适”所指向的，分明是一种对变化规律本身的体认与洞察。

第二，不易。变化之中有不变者。《系辞上传》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这个万变之源、众化之根——本身是不变的。变化的是阴阳消长，四时推移，万物生灭，不变的是这种变化所遵循的根本法则。“不易”揭示的是宇宙秩序的恒常性。占卜无需关心宇宙恒常秩序——它只关心“明天会下雨吗”“这场仗能打赢吗”这样的具体问题。而“不易”之义的存在，说明《周易》关心的是比具体事件远为宏大的东西。

第三，简易。《系辞上传》曰：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段话尤为关键。"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的简约性，其目的是"得天下之理"。不是"得天下之吉凶"，不是"知明日之祸福"，而是**"得理"**。这是一种哲学性的、认知性的追求。而"成位乎其中"更是明确指出：通过理解易的法则，人能够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存在论的安顿，不是功利性的趋避。

第二节 "观象系辞"——圣人作易的原初动机

《系辞下传》中有一段极为著名的文字，详述了圣人作易的过程与动机：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请注意这段话的措辞：圣人作八卦的目的是什么？"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通神明之德"——贯通天地神明运行的内在法则；"类万物之情"——分类、归纳万物的性情与规律。这分明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上古先民对自然界进行系统性理解的智慧结晶。

为什么是"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是主动的、系统的、有方法的认知行为。"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取象比类的方法论，是从具体的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普遍规律的思维方式。

如果八卦的原初功能是占卜，圣人何须"观"？占卜的核心是"问"——向神灵发问。但这里描述的分明是"观"——向自然学习。这两个字的方向完全相反：占卜是向上仰望神意，观象是向外体察天地。

《系辞下传》继续记载了一系列具体的"观象制器"实例：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这里列举的全是实用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发明：渔猎之网取象于《离》卦，农耕之具取象于《益》卦，市场交易之制取象于《噬嗑》卦。这说明什么？**卦象在最初被用于指导具体的技术发明与社会组织，而非预测吉凶**。圣人从卦象中读出的不是"明天打猎是否吉利"，而是"如何发明渔网""如何制造农具""如何组织贸易"。

这是何等深刻的洞见！易的原初功能，竟是一种上古时代的"技术哲学"与"制度哲学"——通过对天地万物之象的观察与抽象，指导人类文明的具体建设。

第三节 卦爻辞的"叙事性"——被忽视的文学维度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会发现一个常被忽视的特征：大量卦爻辞并非占断之辞，而是叙事性的、描写性的、甚至是诗歌性的文本。

例如《屯》卦初九爻辞：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这是对一种处境的描写——犹豫徘徊之际，宜于安守正道，宜于建立诸侯。它更像是一条**政治智慧的格言**，而非一句占卜的判词。

又如《渐》卦的爻辞：

"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陆"

这分明是一首完整的诗——描写鸿雁从水边、岩石、陆地、树木、山陵逐步高飞的过程。它用一个优美的自然意象，来比喻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这是诗，是哲理，是智慧的凝结——不是占卜。

再如《明夷》卦六四爻辞：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这几乎是一段叙事——某人深入左腹之地，洞悉了"明夷"（光明受伤、贤者蒙难）的真相，然后走出门庭。它描述的是一种**认知与觉醒的过程**。

为什么卦爻辞中充满了这样的叙事、比喻、诗歌？因为它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占卜而写的。它们是上古先民对人生处境的系统性归纳，是生活智慧的结晶，是“人事之理”的凝练表达。卦象提供了一个分类框架（六十四种基本处境），爻辞则为每种处境下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具体的应对智慧。

这更接近于一部“人生处境百科全书”，而非一本“占卜手册”。

第三章 先秦儒家视角：善为《易》者不占

第一节 孔子先生与《易》——“韦编三绝”的深意

孔子先生晚年酷爱《周易》，《史记·孔子世家》固为后世之书，但《论语》中已留下若干关键线索。《论语·述而》载孔子先生之言：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句话值得反复玩味。孔子先生说学《易》的结果是什么？不是“可以知吉凶”，不是“可以趋利避害”，而是“可以无大过矣”——可以避免重大的过失。为什么学《易》能够“无大过”？因为《易》教人理解变化的规律——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处境需要刚健，什么处境需要柔顺；什么阶段是萌芽，什么阶段是极盛。理解了这些变化的法则，人就能在复杂的人生处境中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避免因无知而犯下的重大错误。

这与占卜完全不同。占卜是外求于神——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求神告诉我。而孔子先生所理解的学《易》是内修于己——通过理解变化之道，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与智慧。

《论语·子路》中还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的最后四个字——“不占而已矣”——可谓振聋发聩。孔子先生引用《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说：“不用占就知道了。”

这意味着什么？孔子先生认为，卦爻辞中蕴含的道理是不需要通过占卜就能直接运用的人生智慧。“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个人如果不能长久地坚守自己的德行，就会遭受羞辱。这个道理需要占卜才能知道吗？当然不需要。它本身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人生法则。

孔子先生在此明确地将《周易》从“占卜工具”提升为“人生智慧之书”。这不是他的“创新”，而更可能是对《易》之原初功能的“复归”。

第二节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再审视

《左传》与《国语》中记载了大量的筮占实例，这常被用作“周易就是占卜之书”的铁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筮例，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真正影响最终判断的，往往不是卦象本身，而是解卦者的政治智慧与人事洞察。

最著名的例子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前，晋献公卜之：

“筮之，遇《蛊》。”

随后是一段解卦过程。但我们若仔细阅读，会发现解卦者并非机械地按照卦辞判断吉凶，而是综合了对秦晋两国政治局势、军事力量、道义立场的全面分析，然后将这种分析“嵌入”卦象的解释之中。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武子筮娶棠姜之事：

“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陈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这里出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分歧：史官们说吉，陈文子先生说凶。同一个卦，为什么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判断吉凶的关键不在卦象本身，而在解读者的智慧。陈文子先生之所以判断为凶，是因为他对崔武子的为人、对这桩婚事的政治后果有着深刻的洞察。卦象只是他表达这种洞察的语言工具。

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用成语和典故来表达自己的判断——引用成语不是“占卜”，而是“借用文化共同体中的共享智慧来传达自己的见解”。

《左传》中的筮占实例，恰恰证明了：在先秦贵族的实际使用中，《周易》更多地被当作一套“智慧表达的符号系统”，而非一种“机械预测的占卜工具”。

再看《国语·晋语四》中的一段著名记载。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在外，筮之：

“遇《屯》之《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

又是一个分歧！筮史说不吉，司空季子先生说吉。司空季子先生的依据是什么？他引用了《屯》卦和《豫》卦中共同出现的“利建侯”之辞，认为这预示着重耳将来能够建立霸业。

这里的关键在于：司空季子先生的判断，并非来自对卦象的机械解读，而是来自他对重耳才能与天下大势的政治判断。他是先有了“重耳必将成功”的见解，然后在卦辞中找到了支持这一见解的文本依据。这与其说是“占卜”，不如说是“以易理论证政见”。

第三节 荀子先生的石破天惊之论

荀子先生在先秦儒者中，对《易》与占卜关系的辨析最为清晰、最为尖锐。《荀子·大略》篇有一段石破天惊的论述：

“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

这句话的分量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善为《易》者不占”——真正精通《易》的人是不占卜的。

为什么？荀子先生将《易》与《诗》《礼》并列：精通《诗》的人不需要逐字逐句地解说，因为他已经领悟了诗的精神；精通《礼》的人不需要做礼仪的具体指导者（“相”），因为他已经内化了礼的精神。同理，精通《易》的人不需要占卜，因为他已经领悟了变化之道的根本法则，能够直接运用这种智慧来应对人生的一切处境。

荀子先生的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占卜只是《易》的低层次运用——是尚未领悟易道之人的权宜之法。而《易》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蕴含的关于变化、关于秩序、关于人在天地间如何自处的根本智慧。

这与孔子先生“不占而已矣”的态度完全一致。先秦儒家的核心立场是：《易》是道之书，不是卜之具。

第四节 “洁静精微，《易》教也”——《礼记》中的定位

《礼记·经解》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记载了孔子先生对六经教化功能的总结：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洁静精微，《易》教也。”学《易》之人所养成的品质是“洁静精微”——心灵的洁净、精神的宁静、思维的精密、洞察的微妙。

这是一种怎样的品质？这分明是智者与哲人的品质，不是占卜师的品质。占卜师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对卜筮技术的熟练、对象数体系的记忆、对吉凶判断的果敢。但“洁静精微”所描述的，是一种高度内省的、沉潜静观的、能够洞察事物细微变化的精神状态。

这恰恰是“观”的精神——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事的智者之心。“洁静精微”与其说是占卜之教，不如说是哲学之教。

第四章 上古视角：巫覡传统与数的神圣性

第一节 从“绝地天通”到“巫史分途”——知识权力的转型

要理解《周易》的原初功能，我们必须将视野拉回到比周代更早的上古巫覡传统之中。

《国语·楚语下》记载了一段极其重要的上古史叙事——“绝地天通”：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段文字描述了上古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少皞衰落之后，“民神杂糅”——人人都可以通神，家家都有巫师，导致社会秩序大乱。颛顼帝于是进行了一次“知识权力的重组”——命“重”专司天事，命“黎”专司地事，使天人之间的沟通不再是人人可为的自由行为，而成为专门化、制度化、秩序化的知识体系。

这就是“绝地天通”——切断了普通人与天界的直接沟通渠道，将“通天”的权力集中于专业的神职人员手中。

为什么要讲述这段上古史？因为**《周易》很可能正是“绝地天通”之后，巫覡传统向理性化方向转型的产物。*

在“绝地天通”之前，巫覡通过迷狂、附体、感应等方式与天神沟通——这是一种直觉性的、非理性的认知方式。而“绝地天通”之后，天人沟通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原来直觉性的巫术认知开始向系统性的象数认知转化。八卦、六十四卦、阴阳爻的体系，正是这种转化的结晶——它将巫覡直觉中模糊的天地感

应，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传授、可验证的符号系统。

换言之，《周易》的诞生不是占卜术的发展，而是上古巫覡传统的理性化升华——从“通神”到“穷理”的跨越。

第二节 著草崇拜与植物灵力——上古思维的遗存

为什么筮法使用著草，而非其他材料？这个问题看似细小，实则深藏着上古思维的重要密码。

《系辞上传》曰：

"是故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著草之德为“圆而神”——圆融而通灵。这里的“神”字不是迷信之说，而是上古先民对著草这种植物特殊属性的认知。著草（学名Achillea）生长缓慢，据传可存数百年，茎秆坚挺中空，这些自然特性在上古思维中被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长寿象征“与天地同久”，中空象征“虚而能受”，挺直象征“正而不偏”。

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著草的生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微型宇宙**”。它从种子萌发、到茎叶舒展、到花序绽开、到秋冬枯萎、到来年再生——这个生死循环的过程，恰恰是《周易》所描述的“变化之道”的自然象征。

选择著草作为筮法的工具，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的“占卜灵力”，而是因为它的自然生命本身就是“易道”的具体体现。使用著草进行筮法操作，是在用一种与天地同构的自然物来模拟天地运行的法则——这是一种深刻的“**以物观道**”的思维方式。

《说卦传》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上古思维的精髓：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请注意这段话的逻辑链条：“幽赞于神明而生著”是起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终点。从著草出发，最终抵达的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彻底理解万物之理、穷尽本性之真、最终通达天命之奥。

这是一个完整的认知论纲领，不是一个占卜操作指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难道是占卜能够达到的境界吗？这分明是哲学的、甚至是存在论的终极追求。

第三节 “数”的神圣性——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

上古先民对“数”的理解，与后世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上古思维中，数不是抽象的数学概念，而是宇宙秩序的基本密码。

《系辞上传》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段文字将一到十这十个自然数分配给天和地：奇数属天（1, 3, 5, 7, 9），偶数属地（2, 4, 6, 8, 10）。天数之和为25，地数之和为30，天地之数总和为55。

为什么一个关于数字的描述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要说“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天地万物变化以及鬼神运行的根本原因？

因为在上古思维中，数是宇宙结构的骨架。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运行、变化、生生不息，是因为它们遵循着数的法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人类发明的计算工具，而是天地本有的秩序密码。

筮法的核心操作——分著、揲著、归奇——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学运算过程。每一次操作都会产生一个数字（6, 7, 8, 9），对应老阴、少阳、少阴、老阳。这些数字的组合构成了卦象——而卦象就是宇宙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数学结构的符号表达。

所以，筮法不是“用随机数字来赌博式地预测命运”，而是“通过数学运算来揭示宇宙在此时此刻的结构状态”。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迷信，后者是一种朴素的、但极为深刻的“**数理宇宙观**”。

《系辞上传》又曰：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这段话明确列举了《易》的四种功能：一、言辞之道（“尚其辞”）；二、行动之道（“尚其变”）；三、技术创造之道（“尚其象”）；四、占卜之道（“尚其占”）。

请注意：占卜只是四种功能中的最后一种。它与言辞之教、行动之导、技术之创并列，而非凌驾于其上。这本身就说明，在《系辞传》作者的理解中，占卜并非《易》的核心功能，而只是其多种功能之一——甚至是最末的一种。

第五章 道家视角：易与道的同源

第一节 老子先生的"道"与易之"太极"

老子先生之学与《周易》的关系，是先秦思想史上最为深邃的课题之一。虽然老子先生从未直接谈论《周易》，但《老子》一书中所蕴含的宇宙观，与《周易》的根本精神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系辞上传》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两段话的结构是平行的：道→一→二→三→万物；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道"与"太极"都指向那个万化之源、众妙之门——在一切分化与变化发生之前的那个原初统一体。

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万物的存在方式是"负阴抱阳"——阴阳不是对立而是交融，不是冲突而是和谐。这恰恰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基本原理：每一卦都是阴阳爻的特定组合，不存在纯阴或纯阳（除乾坤二卦外），而阴阳的不同配比与排列，构成了万物万事的无穷差异。

老子先生为什么要强调"冲气以为和"？因为阴阳的关系不是斗争，而是协调。这与《周易》的核心精神完全一致——《系辞上传》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不是"阴胜阳之谓吉，阳胜阴之谓凶"，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交替运行本身就是道。道不在阴中，不在阳中，而在阴阳的交替运动之中。

这个洞见的深度远远超出了占卜的范畴。占卜关心的是"这件事是阴还是阳、是吉还是凶"——它需要一个明确的二元判断。而"一阴一阳之谓道"所揭示的，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根本真理：阴阳不是目的，变化才是本质；吉凶不是固定的标签，而是因时而变的状态。

第二节 老子先生论"反"与《周易》之"复"

老子先生思想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反"——同样与《周易》的根本精神深度呼应。

《老子》第四十章曰：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方式是"反"：向对立面转化。这与《周易》的"物极必反"原理完全一致。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本身就蕴含了这一法则：《乾》之后是《坤》，《泰》之后是《否》，《既济》之后是《未济》——每一种极致状态之后，必然转向其对立面。

而《复》卦更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复》卦象为地雷复（☳上☷下），一阳爻在五阴爻之下初生，象征阳气在至阴之后开始复归。《彖传》曰：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这个概念的深度令人震撼。天地的"心"是什么？不是静止的永恒，而是生生不息的复归与更新。冬至一阳来复，万物开始新一轮的生长——这就是天地的心。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复"所揭示的，不是占卜意义上的"转机来了，吉利"，而是宇宙论意义上的"变化永远不会终止，每一个尽头都是新的开始"。这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性理解，不是对具体事件的预测性判断。

老子先生曰：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吾以观复"——我用以观察万物复归的法则。"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回归根本叫做"静"，静叫做"复命"。"知常曰明"——理解了那个恒常的法则，就叫做"明"。

这与《周易》"观象"的精神何其一致！老子先生"观复"，圣人"观象"——都是通过静观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来获得对宇宙根本法则的理解。这不是占卜，而是悟道。

第三节 庄子先生论"易以道阴阳"

庄子先生对《周易》功能的定位，留下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庄子·天下篇》在论述古代学术时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易》以道阴阳"——《易》的功能是阐述阴阳变化之道。

请注意，庄子先生此处没有说"《易》以道吉凶"，没有说"《易》以道卜筮"，而是说"《易》以道阴阳"。"道"在这里是动词，意为"言说""阐述""揭示"。

阴阳是什么？阴阳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昼夜交替、寒暑往来、刚柔消长、生死轮回，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是阴阳的互动。"道阴阳"就是揭示这种根本法则。

庄子先生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每一经赋予一个核心功能。《诗》言志，《书》记事，《礼》导行，《乐》致和，《春秋》正名分——这些功能没有一个是"占卜"。《易》的功能"道阴阳"也同样不是占卜，而是揭示宇宙变化的根本法则。

这是先秦道家对《周易》原初功能的明确定位：《易》是一部阴阳哲学之书。

第四节 "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的形而上维度

《系辞上传》中有一句极为深邃的话，常被忽视：

"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无方"——神妙的变化不拘于任何固定的方位；"易无体"——易道没有固定的形体。

这句话直接否定了将《周易》固化为任何具体用途（包括占卜）的可能性。如果"易无体"，那么将易定义为"占卜之书"不正是给它强加了一个"体"吗？易的本质是流动的、开放的、无限的——它可以被用于占卜，也可以被用于修身、治国、观象、制器，但它本身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具体运用。

老子先生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庄子先生曰：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

"道不当名"——道不应该被任何名称所固定。同样，"易无体"——易不应该被任何固定的功能定义所局限。

将《周易》仅仅理解为占卜之书，恰恰是一种"有体"的理解——它将无限的易道压缩成了一个有限的工具。而《周易》的原初精神，恰恰是无体的、无限的、向一切可能性开放的。

第六章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易的原初功能之综合重建

第一节 从"卜"到"观"：认知方式的革命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尝试重建《周易》原初功能的基本面貌。

《周易》的诞生，代表了上古认知方式的一次根本性革命——从"卜"到"观"的转变。

"卜"的认知模式是：人→问→神→答→人遵行。人是被动的接受者，神是唯一的知识来源，人的作用仅限于提出问题和执行答案。

"观"的认知模式是：人→观→天地万物→理→人运用。人是主动的认知者，天地万物是知识的来源，人的作用是观察、归纳、抽象、运用。

《系辞上传》对此有最为精炼的表述：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知幽明之故"——理解隐微与显明之间因果关系的根本原因。这是认知，不是预测；是理解，不是窥探。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原始反终"——追溯事物的起源，探究事物的终结，从而理解生死的法则。这是哲学性的追问，不是功利性的趋避。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知鬼神之情状"——理解鬼神运行的内在逻辑。注意：不是"求鬼神之庇佑"，不是"问鬼神之旨意"，而是**"知"其"情状"——以认知者的姿态去理解鬼神，而非以祈求者的姿态去仰望鬼神。

这三个"知"字，清晰地勾勒出《周易》原初功能的轮廓：它是一部"知"之书——关于天地、关于生死、关于鬼神的系统性认知。

第二节 《周易》作为上古"通识教育"之核心

如果我们将先秦文献中关于《易》之功能的描述综合起来，会发现一个清晰的图景：《易》在先秦是贵族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其功能远不止于占卜。

"洁静精微，《易》教也"——这是教化功能。"以言者尚其辞"——这是修辞与表达的训练。"以动者尚其变"——这是决策与行动的指导。"以制器者尚其象"——这是技术创造的启发。"以卜筮者尚其占"——这是占卜预测的运用。

四种功能中，占卜仅占其一，且排在最后。前三种功能——修辞、决策、创造——无一与占卜相关，它们指向的是一种全面的人格培养与智慧训练。

《系辞上传》曰：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极深而研几"——深入事物的最深处，研究变化的最微妙征兆。这是什么能力？这是洞察力——一种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深层规律、能够在变化尚未显著时就感知其端倪的敏锐智慧。

培养这种能力，需要占卜吗？不需要。需要的是长期的观察训练、深入的思维训练、敏锐的感知训练。这与孔子先生"五十以学易"的精神完全一致——学《易》是一种心智修炼，不是一种技术操作。

第三节 为什么占卜功能会"喧宾夺主"？

那么，如果《周易》的原初功能不是占卜，为什么它后来会被主要当作占卜之书？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原因或许有以下几重：

其一，巫觋传统的惯性。在上古社会，一切与天人沟通相关的知识体系都倾向于被归入"巫术"范畴。《周易》虽然在精神上已经超越了巫术，但它在形式上——使用蓍草、操作筮法、生成卦象——仍然保留了大量巫术仪式的外壳。普通人看到这些外在形式，自然会将其等同于占卜。

其二，社会需求的驱动。先秦社会（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局势动荡，人们对于"预知未来"有着强烈的心理需求。《周易》作为一套精密的象数体系，很容易被借用为占卜工具——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和操作程序。但"可以被用于占卜"与"本质上是占卜之书"是两回事。一把菜刀可以被用来伤人，但它本质上是厨具，不是凶器。

其三，"下学"与"上达"的分化。孔子先生曰："下学而上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接触《周易》的入口是占卜——这是"下学"。但真正的"上达"是领悟变化之道、修养洁静精微之德。荀子先生所谓"善为《易》者不占"，正是描述了从"下学"到"上达"的跨越。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始终停留在"下学"的层面，于是占卜功能便"喧宾夺主"，遮蔽了《周易》的真正精神。

《系辞上传》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知变化之道者"——只有真正理解了变化之道的人，才能明白"神"（这里指易道之神妙运作）究竟在做什么。而那些不理解变化之道的人呢？他们只能把易的神妙归结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迷信化、占卜化的根源。

第四节 追问根本：易的原初功能是什么？

经过以上层层剥笋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综合性的回答：

《周易》的原初功能，是上古先民创建的一套用于理解和描述宇宙变化法则的符号系统与思维工具。

具体而言，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功能：

一、**宇宙论功能**——通过阴阳、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建立一个描述天地万物生成、变化、消亡的宇宙模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发生论。

二、**认识论功能**——通过"观象"的方法，从天文、地理、人事中归纳出普遍的变化法则。"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一套系统的认知方法论。

三、**实践论功能**——通过卦象与爻辞，为人在各种处境下的行动提供智慧指导。"以动者尚其变"——这是一套行动决策的指南。

四、**教化功能**——通过学《易》的过程，培养"洁静精微"的人格品质与"极深研几"的思维能力。这是一套心智修炼的课程。

五、**技术功能**——通过卦象启发技术创造与社会制度建设。"以制器者尚其象"——这是一套创新思维的激发工具。

六、**占卜功能**——在以上五种功能的基础上，《易》确实也可以被用于占卜——但这只是其多种功能中的一种，且是最浅表的一种。

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周易》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元知识系统"——一种关于知识本身的知识，一种关于变化本身的学问，一种关于秩序本身的秩序。它不回答具体的问题，而是提供一个回答一切问题的基本框架。

第七章 结语：重返源头的意义

《系辞下传》最末有一段话，仿佛是《周易》对自身命运的预言：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创作《易》的人，难道是因为忧患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是"，又是"否"。

"是"——因为《易》确实诞生于忧患之中。先民面对天地之浩大、变化之无穷、人生之莫测，深感自身的渺小与无力，于是渴望理解变化的法则，渴望在动荡中找到秩序，渴望在未知中建立确定性。

"否"——因为《易》所抵达的境界，已经超越了忧患。当一个人真正领悟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真理，理解了变化本身就是宇宙的本质，接受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法则，他就不再需要忧患了。因为他知道：没有永恒的凶，也没有永恒的吉；没有绝对的终点，也没有绝对的起点——有的只是永恒的变化、永恒的流转、永恒的生生不息。

《系辞上传》最后以一句话作结：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天地确立了它的位置，而"易"——变化之道——就运行在天地之间。保存并充实天赋的本性，这就是道义的门径。

"易行乎其中"——易道不在天上，不在地下，不在龟甲之上，不在蓍草之中，而在天地之间——也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当我们把目光从"筮"字的甲骨文形构，一路追溯到先秦儒道两家的深邃阐发，一个清晰的结论已然浮现：《周易》最初不是为占卜而生的。它是上古先民面对浩瀚宇宙时，发出的第一声追问——"变化为何？秩序何在？人当如何？"——的回答。

这个回答，穿越数千年的岁月，至今仍在天地之间回响。

善为《易》者不占。因为真正理解了变化之道的人，已经不需要向外寻求答案——答案就在变化本身之中。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传》

【玄机编辑部】

本文所引先秦典籍包括：《周易·系辞上传》《周易·系辞下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彖传》《论语·述而》《论语·子路》《荀子·大略》《庄子·天下》《庄子·知北游》《老子》第四十章、第四十二章、第十六章、第一章、《国语·楚语下》《国语·晋语四》《左传·僖公十五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礼记·经解》《周礼·春官·大卜》等。文中所有论述严格限定于先秦文献视域之内。

原文链接：[https://profound.fate-](https://profound.fate-craft.com/blog/%E5%91%A8%E6%98%93%2F%E4%BB%8E%E7%AD%AE%E5%AD%97%E7%94%B2%E9%AA%A8%E6%96%87%E7%9C%8B%E5%91%A8%E6%98%93%E7%9A%84%E5%8E%9F)

[craft.com/blog/%E5%91%A8%E6%98%93%2F%E4%BB%8E%E7%AD%AE%E5%AD%97%E7%94%B2%E9%AA%A8%E6%96%87%E7%9C%8B%E5%91%A8%E6%98%93%E7%9A%84%E5%8E%9F](https://profound.fate-craft.com/blog/%E5%91%A8%E6%98%93%2F%E4%BB%8E%E7%AD%AE%E5%AD%97%E7%94%B2%E9%AA%A8%E6%96%87%E7%9C%8B%E5%91%A8%E6%98%93%E7%9A%84%E5%8E%9F)

衍象坊 · 先秦文化研究 | profound.fate-craft.com